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当故乡在城市里复活

蓝飞燕



在深圳的中心地带,在高楼的怀抱中,我遇见了一片正在生长着的“故乡”。它绿茸茸的,苍翠极了——那是一垄红薯。

前几日路过市中心南广场的转角,汽车尾气尚未散尽,空气里却飘来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。四周围着白色栅栏,彩旗在风中欢快地飘扬。栅栏里的人们忙得热火朝天:有叔叔阿姨,也有小朋友,大家弯着腰,俯着身,手中的小锄头、小铲子一起一落,像是在与故乡的土地久别重逢。

这块地像一个小小的摇篮,被两栋高楼轻轻环抱。这里原本是观赏绿化带,如今被改造成了片有趣的红薯田。新翻的泥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仿佛刚睡醒的孩子在揉着眼睛。一垄一垄的薯藤贴地蔓延,心形的叶子在风中轻快摇曳,像是向每一个路过的人招手致意。

老李是专门打理这片农园的园艺师。他戴着一顶旧草帽,总爱笑,眼角的皱纹堆成了褶子。“很特别吧?”他边说着边递手套给我,声音爽朗,“以前种花是养眼,现在种红薯,是让大家闻闻泥土的味道。”

我跟他身后蹲下,轻轻拨开层层薯叶。泥土湿润的气息扑鼻而来,清凉如雨后的芬芳。我小心地将锄头探入土中,忽然“咚”的一声轻响,触到了什么沉甸甸的东西——那一刻心里蓦然一动,仿佛轻轻叩响了大地的门扉。

周围挖红薯的人,各有各的姿态。一位穿着西装的男子,皮鞋沾了泥也浑然不觉。他挖出一个胖墩墩的红薯时,笑声比孩子还要欢畅。旁边一对年轻情侣,女孩拨开藤蔓,男孩小心下锄,挖出红薯时相视一笑,眼里漾着温柔的光。还有一位母亲,正手把手教孩子:“轻一点,别伤着它。”孩子的小手沾满泥巴,捧

起红薯时,眼里仿佛盛满了星星。

“这片红薯田,已经成了附近居民的一块精神乐园了。”老李乐呵呵地说。他抓起一撮土,在指间轻轻揉搓:“你看这土,看着不算肥沃,可红薯不挑地,给点雨水阳光就长得欢实。就像咱们深圳,只要肯俯下身子踏实干,哪儿都能长出希望来。”

我继续向下挖去。锄头啃着泥土,发出嚓嚓的声响。等到整个红薯完全露出,我双手将它捧在掌心。它长得并不圆润,有些歪斜,紫红的皮上还带着疤痕,却结实饱满。我用指甲轻轻蹭开一小块皮,露出淡黄的薯肉,一股生脆的清甜气息顿时弥漫开来。

“这红薯,让我想起老家了。”旁边那位西装男子凑过来说,“我老家在河北,每到初冬,就跟爸妈下地挖红薯。那时觉得辛苦,如今闻见这味道,却觉得格外亲切。”

是啊,在这片偶然遇见的红薯地里,每个人挖出的又何止是红薯?有人挖的是乡愁,有人挖的是童趣,也有人挖的,或许只是这喧闹都市中片刻的安宁。

夕阳西下,我们带着各自的红薯离开。回头望去,那片土地在暮色中重归宁静,不远处的城市霓虹已亮成一片。

老李站在田边向大家挥手道别。这片红薯田很快就要动工作为他用,但他笑着说:“春天它还会长出来的。生命啊,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。”

老李说,春天它又会冒出来。我提着一小袋红薯走进霓虹深处,袋子沉甸甸地轻撞着膝盖。这重量,是来自那片即将消失的土地最后的馈赠。

原来,故乡未必在千里之外。它可以用一种倔强的方式,在水泥的缝隙里,在人的心头上,一次次地生根、发芽,生生不息。

阳台上的乡愁

张志松



多次搬家后,终于安顿在一栋二层小楼里,独门独院,还带了个小小的阳台。

站在阳台上举目四望,除了风吹来的落叶、碎纸屑和枯树枝外,什么都没有。阳台不算大,也不算小,可就这样任其荒着,心里总觉得可惜。如果用来种点蔬菜,那该多好啊!我喜欢花,但我不会养花,经我手的花草,不是蔫蔫的半死不活,就是干脆不开花。有一次,老妈实在看不下去了,她揪着我的耳朵,心疼地说:“你还是放过那些花吧,我都替它们难受。”于是我便死了养花的心,转而想种些菜——这方面我还是有经验的,因为我在老家就种过二十多年的蔬菜,比如萝卜、菠菜、香菜、芹菜、大蒜、香葱、芋头、大白菜、黄瓜、生姜等,不下有十多个品种。阳台就这么大,自然不可能种这么多的蔬菜。考虑到我很少在公司食堂吃饭,基本都在家做饭,自然要烧几个菜,那佐料肯定少不了,比如香葱、大蒜、香菜等。当然,我还想种南瓜、丝瓜甚至西瓜,但这些瓜都是藤蔓植物,不大的阳台上,实在是无法施展它们的手脚。到时候,它们肯定会翻过阳台,爬到人家的窗户上,或钻进人家的院子里,这岂不是侵犯了别人的“领地”?便赶紧打消念头——可不能做这种讨人嫌的事。

说干就干,第二天下班,我就赶到陶瓷市场,买来了大大小小的陶瓷盆七八只,大的准备种青菜,如上海青、矮脚菜,小的就准备种点香葱、大蒜等。有了这些陶瓷盆,还得有土才行。我住在城郊,四周都是水泥路,想弄点泥土,就必须到郊外去。没办法,我只好开车到郊外,一锹一锹把褐黄

的泥土装进蛇皮袋。转头瞧见脚下是河流,便立即脱掉鞋子,站在浅水岸上,徒手将乌黑的淤泥一捧一捧捞进塑料盆里。这些不起眼的淤泥,在我眼里,那可是上好的有机肥料,保准让这些蔬菜长得叶厚茎壮,成为地地道道的绿色蔬菜。回来后,我还要把这些泥土和淤泥全部搬上二楼阳台,确实够我一阵忙的。一会儿捣碎泥土,一会儿跟淤泥搅拌一起,万事俱备,就准备开始种蔬菜了。香葱、大蒜这些种子好办,外面露天菜市场上就有人卖,花不了几个钱。然而,买青菜和萝卜的种子却遇到了点周折。这种包装好的种子,往往一买就是一整包,我用不了那么多。跟店家商量能否拆开零卖,磨了半天嘴皮子,人家死活不同意。没办法,最后只得拜托一位本地的同事,帮我弄来了一些。

我将陶瓷盆在阳台沿下一字儿排开,撒籽、覆土、浇水,一套动作里竟找回几分旧日熟练。全都收拾妥当后,环顾这片刚刚苏醒的“微型田园”,心里忽然安静下来。接下来的日子,就等着出苗、发芽、叶青、收获。我时常想象不久后的情景:我正在厨房里做饭,想吃菠菜炖豆腐了,就到阳台拔一把水灵灵的菠菜,洗干净直接下锅,那是何等的一大乐事;早上,我想吃面条时,拔几根青蒜切碎,撒在沸腾的汤碗里,光是闻一闻蒜香,就醉到心里去了。

其实,这些都不算什么。我离开老家已有二十多年了,很少再亲近田园,接触不到地气,人在异乡,自然就有一种缺憾。可以说,有了这片阳台上的小田园,我就感觉走进了老家。而那股浓浓的乡愁,也就跟着悄然蔓延开来……



软生活

王安全

淮南的软,是油茶里的馓子——初时酥脆倔强,在温热的汤汁里渐渐柔顺下来,终于化作舌尖一抹绵长的香。这种“软”,不是无力,而是懂得在时间里舒展自己的姿态。

清早的摊子前,人们不慌不忙。一碗油茶,几段油条,便是与晨光对话的全部道具。筷子轻轻一搅,时光就慢了下来。滚油里炼出的“硬”,心甘情愿地融进那碗稠润的“软”里,像极了这座城市骨子里的性情:外面世界再喧嚣急切,此地总有一方从容,供你慢慢沉下来。

这便是淮南的软生活哲学。它不在山高水远处,就在这一食一饮的平常日子里。让刚硬的被温柔包容,让急促的被耐心驯服。在腾腾热气间,找回属于自己的、不慌不忙的呼吸。

软生活,是淮南人传了千百年的智慧——把日子过得像油茶里的馓子,外表或许平凡,内里却自有其一步步舒展、一寸寸回甘的浪漫。